



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父慈子孝兄弟良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信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文止於信。○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冠冕百行莫大於義。○軼防百為莫大於義。○孝以揚親為主忠以抑義為先。○夫忠臣與之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濟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孝弟之子可以為家瑞。○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忠則順天孝則生福。○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始未能孝以過則大孝可至始未能忠改過則大忠可成。○慈仁忠孝等心濟物。○盡忠立孝濟國治家開生天淨路成第一福田。○忠臣奉國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灾於未兆。○聖人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忠者事君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以竭誠存歿以資濟。○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守道履德懷忠奉孝。○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弟可用榮親。○仁孝及謙敬忠正修禮智今皆為回向同歸正覺道。

孝養父母竭忠於君我勅十方萬神悉令覆護。○忠孝友弟正己化人。○十經萬論忠孝為先。○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是之謂大戒。○求仙者

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是之謂大戒。○求仙者

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

感應

唐顏真卿之推五代孫舉進士登甲科累官至致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託以霖雨修城浚濠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汎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參軍馳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忠臣一人而已朕恨未識其形狀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愷以其首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李愷此首非真也父之為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焚之祿山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杲卿為常山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惟真卿為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萼謁於軍前真卿與之經畧共破祿山之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真卿間道朝于鳳翔拜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殫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同州皆有遺愛為御史唐宴所構宰

勸善書卷三

臣所忌貶饒州刺史復拜昇州浙西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又為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為戶部侍郎荆南節度尋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樹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後因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之於朝元載以為誅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復為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為定為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事情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十餘人雪刃爭前欲食其肉叢遠詬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斥譏朝廷以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

耳。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其必死。賊黨使縊之。與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彌壯。為盧杞所排。身歿於賊。天下冤之。既死。縊者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還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輒。鬚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洎達葵厝空棺而已。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歲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摩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立。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焉。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後時家內闕。即再來。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去。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屍解得道焉。

勸善書卷三

三

唐王峻為并州都督。討虜間行過山谷。夜遇雪失期。誓於神曰。峻不忠。當自蒙罰。眾士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虜。獲級三千。拜兵部尚書。

漢耿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初為戊己校尉。後屢守邊。被匈奴所圍。危難困極。益厲忠勇。克全臣節。後拜為騎都尉。先是守金蒲城。匈奴攻之。恭乘城搏戰。匈奴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斫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涌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人皆謂此恭精忠所感。

宋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

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去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勇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眾乘銳。凡漸鐵。鉅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歛葬。立廟祀之。

宋蘇緘字宜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累官至廣東鈐轄。是時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未幾蠻酋入寇。眾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寨。緘聞其至。閱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震驚。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俟。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

司戶。因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曉。彼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擊舟逆戰。斬蠻酋。邕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神箭射賊。所殪甚眾。緘初求救於知桂州劉彛。彛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屍。皆不得。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緘之忠義有以激之也。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眾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程迪字惠老。開封人。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忠征方臘有功。加武

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薦迪忠義謀
畧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畧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
民兵以為倚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
种氏諸豪謀率眾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會前河東經制使博亮建
議當守不當避重役之揀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
老穉得趨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
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
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眾潰迪率其徒行徇
于眾曰敵讐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鬪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
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徧絕而復蘇猶厲聲
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歛容色如
生

宋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
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袞謀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
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
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
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然不沒邑
人驚異為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中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復
詔立愍節廟祠之

金王浩性剛介嘗自誦曰為臣以忠君為本為政以愛民為先後擢為涇
陽令蘆白為關輔第一有善政於民絲毫無犯南遷後改扶溝令涇陽民
思之不忘共作生祠祀之以寓歲時之敬開興元年正月扶溝錢大亨等
叛執縣官送款于北時大亨等以浩有恩於民故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
之以降浩罵之曰豈有為忠臣而肯降於人乎欲我降者必不可得不如
殺我取其頭去耳賊知其終不可降於是殺之而浩獨無血時主簿劉坦
尉宋乙並見害棄屍路傍自春及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
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其忠誠之感如此

晉主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

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不能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漢陽雍河南洛陽人也。兄弟六人。以傭賣為業。公少修孝。敬達於遐迩。父母沒葬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止使絕水漿。處天道峻。阪下為居。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荅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荅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荅。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共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陽其後也。

漢郭巨。字文舉。河內溫人。妻產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

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坑三尺餘。得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閔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君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我。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匹。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噉其指。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噉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義之。遺米三斗。受而不食。并桔槔。打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

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大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滅燒他室順獨得免既葬廬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置墓前以祭母平生畏雷每有雷震順輒環家泣曰順在此太守韓崇聞之母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舉順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漢徐憲臨淮人在喪致哀白鳩巢於戶側鄭弘為太守舉憲為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打火火為之滅太守鄧惲甄異之以為首舉

漢應順為冀州刺史事後母至孝遷東平相廉直無私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之前眾以為孝感之應

漢高式性至孝常盡力供養安帝永平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郡太守舉式孝子讓不受後以孝廉為郎

漢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十株有白兔遊其下人以為儲孝感所致

漢姜詩字士遊廣漢洛人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而還母渴詩遂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鄰母以實對姑感慚呼還奉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其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

經詩里張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

北落蒙其安全明帝永平三年察孝廉帝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

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為立祠

漢市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

三日不食蟠在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於時

吳孟宗字恭武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笋尚未生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而病愈人皆以為至

孝所感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監醋不入口疾病着床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植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穢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弥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冷水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仕至尚書左丞

晉劉殷字長盛懷帝時年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重而不言食不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累深重幼丁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

勸善書卷三

殷為人子而所思無復皇天后土顧垂哀憐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入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重生馬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之七載方盡曾祖母王氏既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踴哭火遂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於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晉尚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至孝嘗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隣火所逼烟燄已交家之僮使計無從出琦乃匍匐撫柩踴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

漢許孜字季義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冲在郡喪亡孜聞之盡哀負簷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懲孜羸瘵苦求來助孜晝則不寐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廬墓所列植松栢巨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踊而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松下。孜
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冢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
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居墓穴。悉烝朝。多奉亡如存。
鷹雉棲其梁。篋。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中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誦其居之所為孝順里。

宋王彭喪母未幾。其父又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備力。夜
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埆。埆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
泉不出。墓虜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躄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
大霧。埆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
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

晉穆法宗一名宗之。安帝時。父溼。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
死。法宗年小流離。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打草宿。營辦棺槨。造立
冢墓。葬送母兄。儵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
澀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脰無完

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裹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齋
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感汝
孝行。特來治汝瘡疾。可取牛糞。爇傅之。即驗。如其言。一傳果得差愈。

宋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後。廬於墓側。頂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
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天性
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孝德里。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
暴駭。昂乃縛衣。着板。誓言。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孝誠
所致。

齊崔華。事親極其孝誠。父遺嘗病甚久。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
瓜。因汝能孝。故送瓜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香味非常。
父食之。而病愈。

齊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夜於庭中祈告。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
為酒。便差。即詣醫。及檢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遙睹山中一老翁。

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言米意。老翁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不見。依法為酒。母服之。疾頓愈。

齊蕭叡。明字景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水。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人咸以叡明孝感所致。

齊劉靈哲。字文明。武帝時。任齊郡太守。靈哲曰：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以餘根於齋前種之。葉似是茨。莫有識者。

齊江綰。字含。幼有孝性。年十三。父倩患眼。綰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綰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信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荅曰：純誠孝子。徃往

勸善書卷三

感應。晉時類舍。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痴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差。蓋慧眼則五眼之一。彌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泄故。并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父卒。綰廬于墓。終日踴慟不絕聲。

梁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殺。贈負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踴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洞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哀痛幾絕。及至家。極力營葬。先居父憂。歷四年。不出廬戶。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踴哭無時。聲盡則條之以泣。目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推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

古人。故推汝為此職。非為君父之命難拒。改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匠乃拜。子孫簪組蟬聯。時以為世代忠孝所積云。

梁庾域字司大簡文帝時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曰而域所
衣大布專充供養母好聞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
者以為孝感所致。

梁阮孝緒字士宗武帝時人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真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差異之。合藥須得生人參
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竟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
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人參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梁褚翔字世舉武帝時人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
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

梁劉霽字士湮武帝時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
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以君精
誠薦至當相為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
廬側。

梁庾子興字孝卿武帝時為尚書郎父域出守巴西子興以蜀路險峻艱

勸孝書卷三

難啓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興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
叫子興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灑瀕
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忘之子興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
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
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瘁待人而
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演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
嫡長襲爵國職盡推諸弟累遷兼中書司馬

梁陸襄宇師卿武帝時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事親至孝母嘗卒患心
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
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梁蕭修字世和鄱陽忠烈王恢子也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
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母
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
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跡野鳥馴

狎拙宿善字。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

梁阮卓父問道為岳陽王譽。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史。尤工五言詩。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踊。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致。

梁裴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殺氏所養。殺氏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殺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齊武帝時。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鳩馴擾其側。

梁甄恬字彥約。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初言言本三

十二

梁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於屋下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以韓生家貧。賜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父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踊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梁武帝天監初。始興王憺表言之。

梁滕雲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瓜。土俗所不產。曇茶歷訪。不能得。悲哀切。漱俄遇一菜。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菜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遂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菜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動。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天監中。奉使陸璉表言其狀。

梁司馬暹字文昇。幼聰慧。有孝性。年十二。丁內艱。哀過禮。水漿不入口。殆

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武帝後累遷正負外。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高結廬數戴。豺狼絕跡。常有兩鳩。栖宿墓所。馴狎異常。

梁柳遐字子昇。有孝行。武帝時。初為縣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夔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踰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人咸以為孝感所致云。

梁宗博字元慄。元帝時。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數次。每旦有群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為孝感所致。

梁蕭放字希逸。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孫也。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

所感。

梁王崇字乾邕。兄弟並以孝稱。身動稼穡。以養二親。為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鬚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海鳩鵲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悉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木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旌表門閭。

梁皇甫遐字永暉。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至孝。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復遭母喪。乃廬墓側。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晝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塊。擲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營墓之初。乃有鷓鴣各一。徘徊飛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麩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

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陳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是充葬用。

陳徐份陵之子少有父風九歲為夢魘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如此時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後魏裴俠字嵩和孝明帝時人父依西河郡守俠至孝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怨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孝心有誠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棗林因葬焉後子孫顯榮果如神言。

後魏梁彥光字脩之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玉石可愈時求紫石莫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

勸善書卷三

十四

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

後魏吳遠達河東聞喜人也父母為人而殺四時號泣悲感鄉隣及長仇報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連年於故鄉推尋弗獲號哭書夜不止周遊巡歷叫訴神祇忽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表其門閭以彰孝義。

後周細因字孝政性至孝居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常青鳥栖其上因舉身哭鳥即哀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廬擢授甘棠令。

隋劉仕儵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文帝嘉之表其門閭。

隋霍普林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着單縗而已家有烏太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三鵲巢其廬前栢樹廬馴狎無所驚懼。

司諫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髮鬢盡改母終遂絕柩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輓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免嘗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李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七旬不解衣煬帝時遷司諫從事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纒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越省河止詣廬吊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順村里為和順里。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以供母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焉。

隋陳孝意煬帝時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壽起授鴈門郡丞在郡柔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鼓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隋支叔才少貧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閱其孝為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鶴止廬旁高宗時特表異其家。

唐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為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致孝自衰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唐武弘度士讓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高宗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過喪所負土築塋晨夕悲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閭。

唐崔玄暉少以孝行稱叔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武后時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

唐李迥秀字茂之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
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
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
犬乳隣貓中宗以為孝感旌表門閭

唐褚無量字弘度中宗時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後為母喪解韶州
刺史薛瑩吊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許曰山林不之
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唐梁文貞號州閩鄉人少從征役比回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
墻為門磴道出入晨夕洒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
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其親墓
前由是行旅過之者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開元初縣令
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絕倫泣血廬墓三
十餘年請宜付史官

唐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肅宗上元中為衡陽

人物志卷三

十六

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
雨下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唐林攢泉州莆田人德宗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
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挺臂作冢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
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
俄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
林家

唐張士巖性至孝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水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遂
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於墓有虎狼依之

唐殷亮父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慢甚寅怒殺之貶澄
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歿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
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病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闕

唐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
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養日不乏汲縣人異

之尉柳冕為刻石頌其孝感。

唐安金藏中宗神龍初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高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花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其門閭。

蜀後山軍帥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鑿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甚昭然可。

蜀孟熙敗果實養母承顏順旨昏定晨省出告返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將哀號幾至滅性布苦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益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宋立傑字偉時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每喫生菜值毒疾作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奈苦汝噉生菜遇鰥鰵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宋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

勸善書卷三

十七

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為雷擊死吳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電驚母趣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以有宿惡宜加敬事也。

宋鄞邑民支祖宜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

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之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

觸人仆踣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贖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

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為比隣牟容之妻年三十病瘡殍逾年汝之姑七十

餘歲靡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

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

家司命聞之于天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

三十年為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蹶之以汝

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悟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

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賞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日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少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乞少延三月。分俛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為梓潼。帝君言之。帝君知其心。乃為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帝君即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漢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吾我已老。何惜餘年。父累年必逐。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躬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

勸善書卷三

十一

漢江和。其女名雄。和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和捧檄謁巴郡太守。十月乘船於城端。隨水死。屍獲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母夫人。欲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貢之時。雄年二十有七。生子貢五歲。貫三歲。又為作綉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父陌。震犬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先以夢告其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乃相持。並浮出江面。縣長表言郡太守蕭登白於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至孝。

唐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沒。繼母尋亦卒。王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掘并立。父像。招魂遷葬。訖。又廬於墓側。有紫芝生于廬下。又有一白鹿。常馴擾。近墓。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自東榆。筋力衰謝。以往

在隋朝父沒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母。孝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水言志行。嘉尚良深。宜表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唐子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長。成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既葬。有慈烏數百。飛鳴墓上。日至者三月。餘始去。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唐賈孝女。濮州鄆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制孝女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後夢其父告曰。汝至孝。汝壽止四十。吾今請於冥司。以吾餘年二十五益爾壽。後孝女果六十五而卒。

宋五羊村民生子美而慧。未幾父死。母鍾愛特甚。數歲獨戲田間。猛虎獲而食之。母未之知也。暨晚。往求之。弗見。母悲號嘔血。或告以子為虎所食。母曰。吾恃此子以生。子既死。吾何生為。乃持刀入山。將手殺虎。雖死而弗悔也。村民共哀之。勸之不止。乃隨以觀焉。及見虎負喘。母直前格虎。復為虎搏。以去。村民為之號慟。飯僧及藝楮幣。誦佛書。越三日。母歸無傷。村人駭問之。荅曰。吾為虎搏入深山中。刃猶在手。心念念誓得便。則必殺虎。屬已昏黑。虎置我於樹中而去。約時夜分。有人呼我曰。吾送汝還家。隨之以行。忽見燈火。入一官舍中。虎伏庭下。堂上據按者謂曰。汝自與辯之。虎忽作人語曰。汝子。吾前生之子也。嘗殺我。故得是報。汝何讐我之深耶。母曰。吾安知此。夫既沒。子又亡。痛切於中。寧死於甘心耳。斯又安可信而遂已耶。據按者命吏檢簿籍。具載其事。據按者曰。虎雖猛。安敢妄食人。虎固不敢傷汝。然汝亦不能勝虎也。况汝事公姑至孝。何患不能生天。已有所賜。活汝。今付以歸。母重子念也。命取一物與之。緘封甚密。仍命一吏曰。善送其往。母還家。即昏昏然。不知所以。逮天明。覺有人行。且語者。矍然以醒。則

在村路之東隅也。取物視之。則白金二十星。母因販買。所得甚厚。

晉永興概中里王氏。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死一斗。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宋衢人李五郎。雖為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祖母病篤。剝股以療。家賞稍腴。尤喜濟道。途貧乏。聞士張師中。封省試。過衢。經其門。感寒欲雪。行不能前。佇立少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僕負擔。亦能相追隨。故候之于此。及僕至。天色已晚。李因留宿。具酒饌。明旦雪大作。又留一宿。仍遣壯奴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鄉人薦往大理。吳宜之少卿。招致學館。方兩月。衢州送凶盜二十輩來對獄。李生乃在焉。張密使詢其故。云為盜有求不愜。誣為窩停。主人誑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卿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客三衢。日聞邦人多設其賢。且家自豐。尚由作不義之事。願少卿有以分明之。吳瞿然躬到獄。戶閱實。知其非惡徒。立釋遣李。未及理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然。張為召醫拯救。皆獲愈。李遂歸。其妻夢人謂曰。五郎有大難。緣有孝行。活祖母。

勸善書卷三

二十

一節。上穹錄其誠心。特令張吉甫即張師中之字也。秀才為此果報耳。苟不如是。當死於大理獄矣。人益知李生為長者云。

宋蔡端明事母至孝。常少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宋毛洵。吉州吉水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仕至鎮東軍節推。其父國子博士。應佺卒。于當塗。母高氏。壽春縣君。終于池陽。洵與兄漸。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儀興。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聞。仁宗賜帛五十匹。粟五十斛。以旌顯之。

宋歐陽修。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於濼園。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齋潔。而謁于神曰。俯扶護母喪。婦附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為公孝感所致也。

漢顏烏東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家。群鳥銜土助之。烏吻皆傷。遂名其縣曰烏傷。邑人立祠於縣東。歲時祀享焉。

南齊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徙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聘君壽命盡。不復可延。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晷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晉吳隱之字處默。年十餘歲時。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宋楊州朱壽昌。以父陰。累官至閬州守。初七歲時。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乃刺血寫佛經。凡力所可致。無不為之。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時稱壽昌孝。

勸善書卷三

感所致。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婦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繡其弟妹。益薦為買田宅居之。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唐程表師。母病。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哭殯。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右。每哭。群鳥鳴翔。

宋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僦邸舍。起卜肆。其學精於六壬。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己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間。見數人持執火炬。造其室。喧呼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乃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遂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

光明如晝。悄無一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焉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實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卽是無人給飢粥。為將奈何。王笑曰：余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後今不得再食牛肉。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歸。巽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

齊庾沙彌。父佩玉。仕宋為長沙內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米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齊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疾病。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益鮮。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裘絰。不出庭戶。晝夜號慟。隣人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松柏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焉。

晉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

勸善書卷三

二十一

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始畢。因廬于墓側。種柏松栢。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遜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北朝宋瓊字普瞻。以孝稱。母嘗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南朝夏侯詳字村業。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昔迦夷國辯結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明。心願入山求無上訣。修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散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狂害。後菩薩壽終。生長者家。名之為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睽長跪白父母。本發大誓。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及此時。入山清淨。我自供養。不失時節。父母便即入山。睽以家中財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

入山。睽至山中以蒲為屋。施作牀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眾果豐美。食之香甜。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花五色。清明旃檀雜樹。芬芳倍常。異類眾鳥。作音樂聲。獅子熊羆虎狼。毒獸悉心相向。無復害意。食草取果。不生恐懼。睽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晝夜慰勞。睽著鹿皮衫。提罽取水。麋鹿眾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有群鳥。鹿引弓射之。誤中睽臂。睽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為毛死。麋鹿為皮肉死。我今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嘗為虎狼毒虫所見。枉害。今我更為王所射殺。正尔之時。山中暴風卒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獅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為竭。眾華萎落。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虫所害。禽獸飛鳥。音聲號呼。不如常時。四面風起。樹木摧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有悔責。我所作無狀。我本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重甚。坐

貪小肉。而受此殃。我今一國珍寶。庫藏之物。宮殿妓女。立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前。以手挽掖。睽胸箭深。不可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睽語王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我盲父母。既年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之故。用自懊惱。非為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睽得活。長跪向睽。悔過。若子命終。我當不復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睽聞王誓。言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語使知之。睽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當自見一草屋。我父母在其中。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為我上謝父母。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醜毒。死自常。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於父母。從無數劫。來所行眾惡。於此罪滅。福生。願我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

神常隨護助。灾害消滅。王便將數人徑詣其父母處。王去之後。睽便奄絕。鳥獸號呼。繞睽屍上。以口舐睽胸血。其盲父母聞此聲。益以增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蕭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中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來善。勞屈感真。遠臨草野。王體中安隱。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荅道人言。家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米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有侵害道人者。不山中寒暑。隨時現世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睽。常與我取果。菘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所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菘可食。睽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太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辜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着風起。樹木摧折。百鳥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號。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睽何許。令為死活。王說睽言。父母感絕。

勸善書卷二

二十四

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死上。父抱其脚。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睽胸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前當拔出。毒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初利天。華言三。王聞。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號哭。乃問。第四兜率天。華言也。知。諸天宮。皆動。釋梵四天。即從第四天上。如人屈伸。臂頃。來下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禽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其父母。及與子睽。願以國財。以與道人。睽曰。王欲報恩者。王且還安慰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天傷虫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華言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恣。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睽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還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令加重罪。於是國中。人民。以睽活故。上下相敬。

奉修五戒十善者死得生天。不入三惡道者。佛告阿難。華言宿命昧者。我

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閻頭檀。華言淨飯王是。盲母者。主夫人摩耶者是。迦夷

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王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訣者。皆是

我父母供養慈惠之恩。徒死得生。感動天龍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

得為佛。并度國人。皆由孝德也。

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介

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散食。時鸚鵡

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虫鳥。擗音穀

穗。音遂處。賤患。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今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

心。布施。故敢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

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念孝

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

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漢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也。舊居沛。固徙長陵。因家關中。

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居。麋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生

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

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為孝感所致。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石。性自仁孝。以沉謹見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

觀六年。丁父憂。居喪過禮。蔬食長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

宵分不寢。每聞擘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

驚異。

唐僧子隣。俗姓范氏。兗州人也。其父不喜三寶。見僧必出唾。師小名鄰兒。

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出家。依東都廣愛寺。及披剃法名子隣。過十一年。

忽思親歸寧。父乃喪明。母亡。已三載矣。師欲報鞠育。因詣泰山祠。求知母

之幽趣。即敷具。一意誦法華經。誓見天齊王。王憫其懇。現形以問。鄰曰。

母王氏。亡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頷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子隣問。我

母何罪所致。王曰。生和尚時。多食鷄卵。又取白傅頭瘡。坐是由汝。子隣悲

號求免。王曰。繫縲有今。放釋無由。若往鄧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

遂遵途到句章山寺叩頭哀訴禮至四萬拜忽聞有呼子隣聲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唐廬陵闍闍中有一劉行者以釘校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手銅瓶子覓行者磨洗出白金為盂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莫有藥否僧云待磨瓶子了與藥僧俟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闍家驚喜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焉。

周釋道丕值世擾亂遂自擔負其母逃避於華陰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為供養其父亦以行役死亡於王事丕後往其父死之處求其遺骨既到其處有雜亂之骨不可分辨道丕即便禱祝忽然有一髑髏跳躍至其所祝之前人皆謂孝誠所感。

劉宋王固字子堅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書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拜跪又冥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苦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唐司馬喬卿河內人任大理司直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為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瘠毀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三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澀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養佛者眾僧以銅餅盛水浸其華呈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吾母因此勝利願佛之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冕中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罕字靈華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禮拜于時以竹為燈續其燈照耀終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并孝行與兄並稱焉。

梁何珣字重寶為北征諮議博聞強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會而至無早晚故

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手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而爐烟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嘆嗟因捨別宅為因愛寺也。

宋僧法雲戈姓長洲人襁褓間見僧則欣然欲趨其懷抱五歲辭親六歲背誦蓮經七卷十歲登座為衆說法叅方首見通照法師學天台大教法雲天性至孝深念慈母年邁遂謝事歸寧廬共祖墳四方問道者填溢于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設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法雲就卧床夜講心經念彌陀佛佛放金光母及四方隣舊無不瞻睹殊祥既而母疾遂痊既而無瘳怡然而逝火餘舍利祭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花跡二莖母後見夢法雲言賴我子念佛功德今已往生淨土矣時人既欽其道而尤重其至孝云。

唐鄭邯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賜子其備耕侍疾吾自徇於邑里訪之

勸孝書卷二

庶比於解村謙丁公藤之感也乃至隣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穢中見一杏實慈喜再拜取之潔滌而歸以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憫其事遺我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屋廬毀敝然不斷若在簷宇間家驚愕一時悉皆遁去楊氏往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給為郡人所遺今天將譴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聲若散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辨既而楊氏覺其辭若捧千金重莫能舉父方開齋乃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蟠繞其左右辭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其家日豐至為富室。

宋李植字元直高宗時通判荆南府除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謹以戶部尚書居迓列語及龍飛植具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辭願便養際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晉沙門智勤母朱氏病患困頓智勤為母課念觀音感得宅中樹葉上一

時皆現代佛闔家並見其母沉痾自然頓差人皆謂孝感所致。

陳姚察字伯審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葺哀仍勅申專加壁押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察既累居憂感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為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陳亡父隋開皇十三年嚴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歎欷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户上察至孝有人偷鑿識冲虛譙遂不以所長矜人。

元僧導吳興人元破江南父被戮母遭虜北行導失乳伯父收育之年將十四問伯父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伯父為言所以因數憤求母再問我母面目何類伯父曰汝類之遂携方鏡一奩隨行習櫛髮業以資衣食涉十寒暑竟得忽至河間府狀元縣遇牧馬老軍與語正虜其母人也引導歸家坐未定俄有老媪自外而入語帶南音導出鏡照貌與媪類亟拜呼娘

問鄉里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於是母子相執大哭鄉民聚觀淚旬導欲奉母南歸其家老幼不聽因引母潛遁揚州置小籃輿中自負而行十步一置必四方膜拜然後拜母直抵四明補陀山祈觀音現大士相始還鄉里既而導求出家母從之不久母死火化灰爐中得小玉觀音一軀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精舍乃導所建也。

南朝韋昂字超感遭父憂水漿不入口首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昂兄弟於京口戰死昂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昂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昂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南朝師覺授性至孝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宋楊緯字文村濟州任城人性耿介事親以孝聞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

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封騎後其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封今代滿耶曰陰司以我在生頗有忠孝之節今以我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省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封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緯死矣珣曰封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廟以祀之後呼工為像一塑遂肖其容狀鄉人歲時即其墓而祭之

漢姜肱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俱爭先賊兩釋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一日盜詣肱求見拜而告曰某即所犯賊也夜夢一緋衣神叱某而語曰姜公以德報怨尔當謝過庶可宥惡從善覺後感悔特來拜謝因還所畧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昔由真性孝友其弟廣及慶欲分財產堂前紫荆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折

勸善書卷三

二十九

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數日樹本同株聞今折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

漢薛包性至孝友父母服除弟姪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遂從之奴婢則引其老弱者曰彼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則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用身口所安也弟姪數破其產輒復賑給之以篤行至孝顯于時仕至侍中其後子孫昌盛蓋友弟之報云

唐李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費用童僕無間也當大業末盜賊過其閭輒相戒曰母犯義門鄉人往依者五百餘室賴之皆得免開元中孫瑱為給事顯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任至給事中者亦四人

晉烏程吳達性至孝友歲值饑饉父母兄嫂及孀從小幼之親十有三人皆卒達病篤鄰里咸以葦裹衣而埋之親屬皆死存者唯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耕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

里嘉其志義違嘗夜行道遇虎虎輒下道避之。人謂達孝義所感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五代時有一士人。夙喪父母。及冠惟對父存焉。有七子。一日對謂姪。吾當與汝折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對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共分。可為八分。對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拆榜。果獨成名。餘皆下第。時咸以為友義之報。

宋建炎間。彭城徐棘。弟薛應充軍役。坐違期不至。州將斬之。棘乃詣郡自列。乞以身代弟。就戮其妻許氏。又寄語其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阿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曾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太守張儼表其事。特詔貸罪。仍賜束帛。後其家產紫芝。及連理木之祥。蓋和氣所鍾也。

宋劉庭式既定婚。入大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子已雙鬢矣。家又不振。庭式洎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喪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東坡為太守。慰諭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自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乎。東坡拊其背曰。子真大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其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

宋鄭對通。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如欲別擇。對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對通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

齊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有燕巢。常雌來去。後忽孤

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其脚。為誌。後歲。此鷺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門。又表於臺。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三

勸善書卷三

三十一

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謹事朝廷坐享富貴○至忠動天舉無不克○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蔽王道以清○居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韜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貪其祿者必死其事○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父母愛之

勸善書卷四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萬福之本也故天地佑之鬼神護之○大孝尊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于神明神明猶且助之況於人乎○為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身安如山壽如箕翼○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義興○孝慈者百行之先莫過於孝孝至於天則風雨順時若至於地則萬物化盛若孝至於人則眾福來臻○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眾欽○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孝敬貞順尊一無邪者婦人之紀綱閨房之大節也○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彝斯百業之祉○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上下雍穆
家道以興。

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光而衆仰。○凡人
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二親矣。二親者家神也。○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
田。○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
所愛者親也。○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
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沙門之為孝也。
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置。天孝一也。○為存歿二親及經
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溥善而不善
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孝者至天
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廣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孝也者天
戒之所以先也。為善徵戒。善何生焉。為戒徵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
成。無上真正之道者。由孝德也。○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
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親也者。形生之
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恩則
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孝養父母。敬事師長。眷屬和從。謙敬萬物。如
斯之人。生於天上。○孝順還生孝順子。五逆還生五逆兒。不信但看蒼頭
水點點。滴滴不蹉移。

勸善書卷四

若人忠貫日月。全名高節。則富貴壽考。夜榮始終。○死君親之難者。視
死如歸。義重於身也。○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
母之所致也。○養子方知父母恩。○家有賢妻。夫不作橫事。

感應

晋卞壺字望之。濟陰人也。成帝初。與庾亮共參機要。亮將召蘇峻。壺固執。
亮不納。壺司馬任。召勸壺宜蓄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
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諸軍事。假
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嗣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
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
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方疾。

而戰率勵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苦戰遂死之年四十八二子瞻、旻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正贈世子瞻散騎侍郎瞻弟旻奉車都尉瞻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處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咸以為神遂立廟祀焉

宋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及為將務行寬大屢破賊立戰功嘗攻下宜興盜郭吉甫又破虔州盜彭友活其人入感其德皆畫像祠之高宗嘗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飛後徽欽北狩劉豫屢挾金人入寇飛以復讐自任數見高宗論恢復之畧乞假以月日提兵趨京洛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之計實在於此高宗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又召至閤謂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命飛駐師江州飛知兀朮惡劉豫遂以間廢之又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金

人歸河南地飛又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及金人攻拱亮命飛馳接劉錡飛即分遣諸將收西京汝穎凡八郡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高宗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皆奏捷兵勢銳甚兀朮大懼又敗金人拐子馬陣兀朮遁去兩河父老頂盃焚香以迎之金將知不可敵往往密約來降恢復之勢已成會秦檜欲棄淮北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牌追之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遂班師民遮路而哭聲震原野時和議既決檜終患飛異已乃奏授飛樞密副使解兵柄竟誣構以死時年三十九金人聞之皆酌酒相賀飛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人稱其有諸葛孔明之風其墓在錢唐寧木之枝皆南向無一枝向北者至今猶然其忠誠所感如此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常自謂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遂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宣言百姓為我立祠豫主乃遣使者立祠于鍾山封

子文為中都侯。加印綬以表其靈。晉蘇峻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為逆。當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苻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慄然有懼色。初朝廷宰執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梁武帝嘗禱而不應。遣使焚其廟。未及中途。忽大風雨。振動宮殿。帝懼禱之乃止。南唐諺曰。莊武并更脩廟宇。宋景祐二年。賜廟額曰忠烈。

宋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答曰。方進取。可欺君耶。授大理評事。轉鹽鐵判官。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擢樞密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極力固諍。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拜諫議大夫。後拜參知政事。帝問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於是立為皇太子。中外皆喜。真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急。書一夕凡五至。都

勸善書卷四

人甚恐。蜀人陳堯咨勸帝幸蜀。江南人王欽若勸帝幸江南。準力勸上親征。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聲聞數十里。契丹驚愕。不能成列。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悅敵。遂迎擊。斬獲大半。虜引去。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加中書侍郎。王欽若素嫉準。數譖於上。由是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父之復。同平章事。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既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以告。丁謂謂懷恨。譖之。降準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今以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爾時猶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熙元年。拜貶雷州司戶參軍。道出公安。剪竹插神祠前。誓曰。準心不負朝廷。此竹當再生。後果如所言。準在雷州踰年而卒。遂歸葬西京。道復出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眾皆謂公忠誠之感如此。為立廟。歲時享之。諡曰忠愍。皇祐四年。立神道碑。帝親篆其碑首曰旌忠。

元莆陽人黃琮為福州閩清縣令。事母至孝。平日蔬食。但日市肉數兩供母。為人方巖。不畏強禦。時方興道歲。郡守黃尚書命諸縣各持一疏。斂之。縣各數萬。琮不斂。民惟以已俸。四月輸之。素有廉直之操。尤盡心厥職。撫字其民。一日忽夢神人告曰。汝忠孝感天。當使廉訪言之於朝。時有內臣為福建廉訪使者。琮數忤其意。深銜之。一日入朝。上問。汝在閩廉察。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即極口稱琮。上喜。即改授京秩。果符其夢。

宋黃河自大堰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圯。則以薪芻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芻室塞。補薄增卑。謂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鼃。屢來嚙岸之薪芻。似將穴焉。遂設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鼃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始道觀。所謂龍帝君者。以姓名

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維珪。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鼃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倘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許以殺鼃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鼃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于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宜遣之還。復問之曰。汝在世有何功德。對曰。家貧力薄。並無功德。但好勸人為忠孝。陰官曰。此功德尤大。因取功過集視之。曰。汝平日勉人之功多矣。將來官至郡佐。正受此報。遂拜辭而出。陰官命前使者引出一跣。遂活。

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氏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大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謂獄吏曰。

我不勝苦毒。將死。奚頌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汗辱。寧死。簪髮。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究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門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終數日也。人皆謂其果有訴。究之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宋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傍。太祖以為。延長主簿。

宋順陽南鄉。滕揚豐。與息女香。於田獲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為之。遶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唐裴敬。曩曾祖裴子通。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塚。機。兄弟八人。皆以孝

行稱。詔表門閭為孝義之門。

勸善書卷四

六

宋易延慶。字餘愛。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襲蔭為奉禮郎。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太祖乾德未久。贊卒。葵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然芝生于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束京師。朝士為詩賦。稱其孝感。母卒。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粟。延慶樹二粟樹於墓側。一樹後為連理之瑞。

宋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太宗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踰泣營奠。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篩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悲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此象無畏色。鷲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土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如初。遠近日為成孝子。

宋陳思道。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當醢市側。以給晨夕。買物者。如所索。與

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真宗咸平元年。旌其門閭。

宋初晞字坦之。太宗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真宗天禧中。出知澠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晞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跣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

宋何保之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歎為真奇。太中祥符中。降詔旌恤。

宋庾袞。潁川人。咸平中家遭喪。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哀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睡。復撫二兄棺。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疲勢稍息。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始知癘疫雖毒。不能加孝誠之人也。

勸善書卷四

宋趙州黃皇縣張鑿。女洽。平四年三月七日死。三日而蘇。語音變為江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女。十七歲嫁閻氏。為夫性酷暴。乃自縊而死。初見二鬼前導。至一大城宮闈壯麗。有王當殺。曰。秦廣王。王問所以。左右取大鑑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人嘗割股救母。又嘗燃香於臂。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一十二年壽。宜令急還也。吏送至家。咽味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耳。又說冥間昏昏無晝無夜。有河水赤如血。沸湧。凡有罪者至。鬼卒推入河中。身體腐爛。過而復完。無罪者從金橋渡。無所苦。刀山。劔樹。鑊湯。鍋瓦。無異人間。所蓋地獄。王令我說於人間。勸勉作善。

唐陳昭。江陵人。武德年間。日常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每日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潛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勅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噬齧苦痛難忍。力昌遂說。空皇。妻曰。我在生打死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今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

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奈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曰何不將兒賣以救父母於是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禱祝。願夫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賣我寫經薦父至今不知存亡。遂復回江陵尋母。求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就齋乞者有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兒賣身薦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婆娑便曰。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寫經薦父。兒有賣契在我住處籃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今得母子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舐其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祈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勸善書卷四

自啖糲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元。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嗽口上堂舐其目。日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備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憐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宋黃遵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蓄。供甘旨外。悉歸于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煖。母不敢殮。是日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曰。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

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史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史曰爾筭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踊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史曰此不敢與聞遵拜乞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緋衣數人前導見一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法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踴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矜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去復呼之命立階下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記之勿忘自是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矣服除遵一日徧辭親讎因大醉數十日而卒

宋趙抃母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子廬士孫倂為作孝子傳官至叅

勸善書卷四

九

知政事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及子呬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呬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宋蘇頌字子容知夔州泝桐江水暴至舟欲覆毋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蹻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眾以為誠孝所致

宋庾遵愍所生母漂流交州遵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登第後求為廣州曹掾到廣乃徒步往交州尋求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一村日暮雨驟至乃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自外還而遵愍心動因訪問之乃其母也遠近聞之以為孝感所格

宋仰俯字天貺溫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畫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哲宗紹聖中郡守楊璠表其里為孝廬坊

宋徐積字仲車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且哭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粟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後載而西。哲宗時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湊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北域。杏兩枝合為一幹。既終喪不徹造几。起居如故。

宋鄧肅字志宏。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

宋李簞字彥良。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徽宗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揚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後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宋王珠字仲淵。以孝謹聞。高宗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勸善書卷四

十

宋顏師魯字幾聖。高宗時。還國子丞。自幼莊重若成人。天聖初。為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風大作。人以為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宋高登。高宗時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夜有虎啣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

宋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所索。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攢負之而去。泰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兩恨。毋無托爾。虎忽棄泰於地。支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如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送之。里人曰。朱虎殘。

宋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屢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興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泣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

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有聲自後叱喝。具杖擊其背。驚而回顧。穿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明旦以進。母積病頓愈。方具所見告于妻子。

宋錢彥卿。溫州人。性至孝。紹興中。母得痢疾。閱五月不愈。醫者拱手。謂曰。暮就盡。彥卿不離侍側。禱於觀音。忽夢一僧來。問曰。汝母曾服地榆散乎。曰。百藥皆試。獨此未耳。僧曰。第服此。無憂。既覺。遍扣藥肆。皆無之。止有小兒所服者。其名正同。買兩貼歸。并煮服之。疾即愈。

宋鄱陽千秋鄉民江澄。所居在規市。以牙駟為生業。四十七歲時。抱病昏眩。冥冥不語。四體盡冷。唯膈間微溫。家人治棺斂之具。哭待其絕。凡三日。忽甦云。我入冥司。至殿下。望其上。尊官當中坐。左右侍立。十數人。幞頭衫履。全似知州廳體面。紫衣者引立于前。中坐者問曰。汝冒利村市。欺瞞客人財貨。為已有。罪惡盈積。當死。澄拜而啓曰。澄受誅戮。不敢辭。但以母老

勸善書卷四

年八十。無資產供養。不得已作牙儉。求斗升為二膳計。上無兄。下無弟。一旦受死。母必餓殍。願大王哀愍。王沉思移時。乃曰。吾念汝愛親之切。放汝回人間。宜密此語。盡悔前非。待汝母亡後。決來喚汝。澄拜謝。泫泫背而寤。病遂脫。親黨問故。皆不答。即棄其舊業。昔之商販來往者。悉謝絕之。傾家所有。創為藥肆。貧人買者不取錢。事母愈謹。淳熙己酉歲。母壽終。明年癸畢。澄復病。始告妻子以前事。且曰。母死矣。尚何詞。至紹興辛亥卒。

宋楊祥。事親孝。避地醴陵。因家焉。及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烏。白兔。白芝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

宋杜誼。字漢臣。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跣。勸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膠塗之。每覆一衾。必三遠墳。跣泣而後去。既葬。遂芟金墓傍。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廬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淦。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

元郭玄禮廬陵人事親極誠孝大德中忽病而死但心曾間微暖未斂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人服飾如王者坐於殿上私問吏卒云殿上是何官人曰是閻羅王即宋文丞相也玄禮私喜曰丞相吾鄉人也王遽召上殿曰汝命當盡上帝以汝有孝行特放汝壽一紀汝還世間多勉人為忠孝冥間報應不爽毫髮遂遣前黃中人復送之歸遂活歷歷與人言之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留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中人請喫麻糍覺來聞隣居有一嫗哭泣之聲甚哀葉因此過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庵齋佛追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一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將復姓生儒家為男得宦達後十八年復得見母言訖遂歿吾今日思之正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墓否嫗發篋示之其文葉即葉之請舉及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嫗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勸善書卷四

二十五

唐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羨其誼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唐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自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第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還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塚木自荊州長史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堂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間

唐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也居親喪穿墻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

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壁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烏獸皆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

宋金銀行人楊初。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盡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至孝。每為供軍司追促。不令母知。恐母為憂。一日有道人詣其家。問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道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煤炭盡。鐵以藥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初曰。我往青城山中。念爾孝不遠親。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供養。復引初往山中。與以丹藥。俾奉其母。後其母髮白還青。老能返壯。

唐鄭潛曜。父萬鈞。騎馬都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齷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巧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唐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元曾孫。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妾母有烏。銜芝置轎車上。佃翔悲鳴。若助哀者。久而後去。

唐賈循。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常稱疾不答辟。授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聘君循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為瑞。

宋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求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觀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宋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反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畫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踰年。墳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鷁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唐高踐。猷字伯起。蕪湖正鏡學士。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子寅為永寧。

尉賤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終其子亮自誓事祖母如寅在時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榻時人以為孝感所致云宋揚慶鄆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瘥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詔旌表其門。

唐沈季誼字子平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誼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自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誼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北魏崔鴻字彥鸞事親至孝為三公郎中延昌三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木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木。

宋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唐楊恭字公南有孝行玄宗時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矣三世以孝行聞。

勸善書卷四

宋董黯字孝治會稽人也少亡父獨養母孝敬甚篤每得甘果美味輒即奔獻於母母常肥悅比隣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每為非法惡事母懷憂愁身體羸瘦寄母為黯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長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為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嘗使我憂愁憂以瘦耳寄聞之候黯不在家遂入黯室內掉黯母拽於床下手搥脚踢苦辱而去黯歸見母在床頰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黯知之母遂成疾醫弗効及母亡奠送去訖乃斬寄頭祭於墓前奠於塚上跪祝曰人之有德孝為至先鞠我養我誠然信然父母之讎不同戴天今已殺爾祭於墓前昔讎已復更無後克後乃自縛入官得赦免之。

晉鄧寶者九隴人也。有孝行。事父母至孝。鄉里稱之。其家酷酒。得利即以奉甘旨。常有二客狀貌魁偉。非常人也。每來飲酒。竟日不醉。視其事親盡禮。每嗟異之。一人往來歲餘。忽一日言曰。汝孝行可嘉。與道有緣。不知何年復重會耳。寶聞其言異之。伺其去。潛隨其後。行三十餘里。有江。二客復

水而渡勢若平地寶瑛其縱水雖至深亦不陷溺二客登山有雲門瑯宇寶亦隨之入庭廡益廣奇花怪石皆神仙談論或博奕歌宴或隱几者青童子女吟詠經文二客迴見寶瑛曰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稍夜雖星斗羅空而光景如晝二客謂寶瑛曰汝離家已久母氏憶念成疾可還家與藥兩丸令救母疾遂出在戶外迴顧向之雲木救空無復所有至家已二年矣母疾見寶瑛喜而平愈寶瑛以藥獻母壽百餘歲而終寶瑛結廬墓側歲餘尚之二客詣廬召之入葛瓊洞天後所居之處彌為鄧寶路鄉里傳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炁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元炁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

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錄券今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護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旁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歲脫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徑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疎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具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竈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宋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

勤謹孝行充詣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壻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昔有一士人居貧守約事母至孝母病且篤無資命醫方憂窘無計忽有道人詣門謂曰惟羅天大醮極有感應若能至誠盟許即獲痊愈士人如其言立盟以籲天母疾果瘥厥後貧窶如舊力不能酬時人皆言修建此醮非數千緡不可自度終身不能畢額深抱悒快愧負夙盟其母亦知其子以未能酬醮為憂一日謂其子曰天帝惟享誠耳爾但能以誠意酬之亦猶愈於久不酬也乃自發誓願以千二百枚石子代還羅天大醮事親之暇遠山遍尋石子先是每日得三四枚後漸難得而尋之愈堅確每得一石子凡三四次洗滌置淨處雨雪之外日日不廢如是千餘日始全其數乃於山谷潔淨之處建立醮壇羅列石子每一石子存想天帝一拜至中夜拜猶未畢時有丁倅者舟行道經其村二更後忽聞千兵萬馬之聲悚然驚懼推蓬視之則漠然無迹方抱疑而坐忽聞空中有人云羽聖已過玉帝將至其辭甚明須臾又聞天樂嘹亮丁倅又出視之唯見五色綠雲浮空過前山而栖泊林杪至翌旦再起視之綠雲仍在林間不散遂登岸詣其處訪之唯見地上陳列無數石子其間異香馥郁霞光掩映乃徘徊其間久之遇一樵者至詢問其由樵者答以士人以石子還醮之事丁倅更詣士人詢得其詳深加歎異越數日丁倅又聞其隣邑有一富家建黃籛醮者適與士人同日其主醮道士伏章良久方起報云玉帝已赴千石寶珠會去矣適與向夜躬自聞見者相符固知純孝至誠感動穹昊良有以也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緇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恠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致有神仙來吊之

漢蘇仙公者名耽桂陽人也文帝時得道少役父以孝聞宅在郡城東北仙公少時常牧牛與小兒更日為牧師牧之半則不驅自歸餘小兒牧之牛則跨岡越嶽嶮諸兒問曰爾何術公曰非爾所知一旦母曰食無餘仙公携錢去斯須紮至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豚也母曰便豚去此百二十里

何速如是。仙公曰：買鮓時見舅云：我明日來，明日果來。言見公便驟買鮓。母方知其神異，常乘一鹿，又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後，仙公洒掃門庭，謂人曰：仙侶當降，俄頃見西北紫雲，氤氳數十白鶴，飛翔降庭中，化為少年。仙公逢迎，乃白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且遣色養，母曰：汝去後，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有所闕乏，即叩櫃而言之，所需當至，慎勿開也。言畢，紫雲捧足，羣鶴翱翔，沖虛而去。來年果疾疫，人求母療之，皆愈。有所闕叩櫃，即至。後母輒開櫃，見雙鶴飛去。母年百餘歲卒。鄉人以禮葬之，忽見牛脾山紫雲中有彌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郡守鄉人就山吊慰，但聞哭聲。郡守苦請相見，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常。若當露見，誠恐驚怖，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有細毛異於人也。因謝吊客曰：遠勞見慰，道途險阻，可容直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即見橋巨嶺邊，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吏回顧，遂失橋，所墮落江邊。乃見一赤龍婉轉而去。仙公哭處，有桂竹兩林，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後，無復

勸善書卷四

三十

哭聲。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耒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宅也。

隋潘師正，字子貞，趙郡贊皇人也。祖居常，楚州刺史。父寧，通州刺史。母善

相骨法，乃曰：此兒不貴即仙，及能言。授孝經論語詩禮及易，隨授輒通暢

微旨。乃曰：復有書乎？母曰：有五言道德經，因委意精誦。及母病，服勤湯

藥，母告之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哀汝尚幼，師正曰：若天

奪慈顏，即奉隨。妾順母曰：此俗孝也。又曰：割痛強生，永從道訣，冀薦福幽

冥，母摩其頂曰：勉之。母終，廬於墓側。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一見師正，

曰：三清驥者，非爾誰能乘之時？復有茅山道士王遠知，乃陶貞白之上足

也。愛道嘗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為榮，然成就功德，非遠知不可。當相付

囑矣。遠知見之，殊復歡悅，謂愛道曰：我輩福德，今日復有潘仙耶？於是隱

訣真文，通神別景，以相付。唐太宗招遠知於茅山，師正送至華陽洞，頭

住。遠知云：汝終歸嵩嶽。初師正向茅山渡揚子津，欲織水刺，下凝脂數升。

膝理枯竭。夢見一人衣冠乘空而下。授一杯白藥。夢中飲訖。便寤而平復。師正奉師之語。即歸嵩山。與道士劉愛道合居雙泉。後上嵩山中頂。二十餘年。少水復移下逍遙谷。與人境都絕。每食但數粒青飢。一漱泉水。洗心空山。形與草木俱。每日沐浴靜坐。養氣導和。所修經法。乃太上之道。有三。中真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並金闕之朱格玉函之秘言也。高宗迨至洛陽。請作符書。辭不能。帝問山中復何所。師正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少。遂放還山。調露初。帝與后幸嵩山。以乘輿迎師入嵩陽觀。對問玄理。親送至逍遙谷。見室中有兩大瓢。上問曰。何以為。師正曰。中有青飢。昔西城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飢。上每致書稱弟子。又為師造隆唐觀。仍於高嶺別起精思院。帝幸精思院。後宮侍從不得及門。令相王擎飢米。及諸藥。敬愛之禮備至焉。師正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坐官屋。食官藥。着官衣。興動土功。驚擾靈嶽。吾罪人也。汝等學道。當求絕跡之處。時天子在洛陽。召之。勅陽城縣令樊文檢校道路。幡花。從嵩山抵上陽苑。無幾還山。詔師為大弘道觀主。師辭。帝曰。借師名耳。豈廢居山。一旦逍遙谷東巖上。忽有簫管仙樂之音。弟子白師。師曰。吾無所聞。汝勿眩俗也。但曰。吾今不負吾親。勉之之訓矣。乃危坐而逝。人以為尸解焉。

唐姚柶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于邊。柶雲既長。迎寃以奚。廬于墓側。終身辦慕。縣令蘇徹拍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悞。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柶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

晉顏含。字弘都。少以孝聞。武帝咸寧中。侍兄疾。十有三年。溥行不替。年九十三。卒。而喪在殯。會隣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含溥誠所感也。

宋鄭緯。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正。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連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

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諾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日。負骨歸。塋廬墓。再期。每一悲。踟烏烏。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僕德璋鞠之。如己子。

字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字懋。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恕。吳雄州歸信人。兄弟各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樺樹五枝。并為一。怒。吳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各感其異。因復義聚鄉人。並稱雍睦。

元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成福寧。未幾。死。成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剖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

勸善書卷四

三二二

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則已。妾存。敢愛死乎。乃卧積水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還喪。給錢使葬。仍旌其門。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八載為婦人與嬰兒狀。至今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盛炭。其狀益顯。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杞梁殖戰而死。杞梁殖無子。內外又無五屬之親。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其誠。外無所倚。以見其節。吾豈能更二哉。惟當倚吾夫於地下耳。遂赴淄水而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勸家業。以奉養舅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宋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

勸善書卷四

三十一

死。夜令停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唾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則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值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汙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吾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躒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形似鷄人。因號曰石鷄山。女娥潭。後有樵者嘗見娥在山洞間云。

宋福州福清縣文紹祖。與狀公行議親。既問名。祟女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因勸

紹祖即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任至荊州刺史。以爲太學生。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白母。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汝携子往依焉。妻從之。式既省平子書。高樞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相後。元伯寢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范巨卿爾。尋卒。式時爲郡功曹。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展履而呼曰。巨卿。吾以其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能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服朋友之服。投其奠。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樞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踰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既至。踴慟良久。乃叩喪曰。元伯行矣。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其塚。爲脩墳樹碑。然後乃去。人皆謂范張爲死生之交。

唐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遂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中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間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任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契誼甚厚。相約世世無相棄。日邀遊峨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顏公臨我。一笑爲記。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須公相見。以明文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

兒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
權留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
李公真信士也。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
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千
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唐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
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
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
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
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
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
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見專車者。乃孝基
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至此山。言訖
不見。

